

塔峙圃和近代票证往事



塔峙圃票证博物馆外观



客餐厅场景



园中亭

徐桴旧居简介

助过枫林小学和庄市同义医院，做过灾年施粥等善事……

又从另外的资料得知，当年深得音律的徐桴在从政从商之余，曾买下21张名琴，收藏于塔峙圃两层小楼内。我找到了徐桴写于1946年冬的一篇《镇海塔峙圃藏琴记》：

“余幼好吟咏，尤喜音律，每于塾课之余，窃取诗词默诵，东坡《古琴吟》尤爱不释卷。戊戌政变，余年稍长，经史百家而外，钻研科学，以期实用。旋执教武林，每览景成诗……及北伐完成，微志初遂，屡思退隐山林，结茅读书，以娱岁月。邑之东南，塔峙东岙适有山麓隙地，冈峦环抱，溪涧深流，一胜境也。于是傍山结庐，栽植花木，凿池作亭，一琴一鹤，藉以度置，颜其庐曰‘塔峙圃’，将藉以栖息焉。在再迄今，忽忽廿载，一官一儒，欲罢未能，抗战之中又疲于奔命，所谓舒啸东皋、消忧琴书之乐者，不知又待何年？胜利以还，言念家山圃中书籍、所藏二十一张古琴，劫后视之，依然无恙。是琴也，为杨君时伯旧物，虞君和卿，予琴友也，爰以售于余，间有唐宋元明精品，爰购藏之于塔峙圃中。海内不乏知音之士，谨将原琴式样抄录呈印，藉供鉴赏，幸有以教之。”

从上文可以知道，这21张古琴，是通过虞和卿（即虞和

欽，北仑大碇人）介绍从杨时伯（杨宗稷）手中购得，这些古琴中包括稀世珍品“彩凤鸣岐”。当时擅画能琴的何振岱曾为《镇海徐禅先先生家藏古琴拓本》作序。

此后虽然连年烽火，但塔峙圃的古琴大多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在此地作为工人疗养所之前的1953年，塔峙圃的农民用扁担挑着幸存下来的14张古琴，翻山越岭送到了镇海县文化馆。后由徐桴后人将它们捐赠给了浙江省博物馆。

现在，琴虽然不在了，但塔峙圃还在。找了一个好天气，我专程前往塔峙东岙探访。这是一幢白墙黑瓦的两层楼房，坐东朝西。屋后还有一个大阳台，阳台下是几间小屋。北边另有几间平房。站在高处可以看到，以青山为背景的塔峙圃与周围的民居不同，自有一种独特的气势。

围墙上爬着绿色的藤蔓，房子前立着一块白色石板，上书“塔峙圃票证博物馆”八个黑字。拱形的大门，门楣上自右至左镌有“塔峙圃”字样。进了大门，迎面看到两块大石碑，左边一块中间刻有“东岙山徐桴旧居”，右边一块用小字刻着简介：东岙山徐桴旧居位于北仑区大碇街道东岙山村东岙自然村姚家东南侧，建于民国时期，占地2259平方米。原共有西洋风格主楼两幢、传统风格平房一进、前后花园各一座。现主体建筑尚存朝西主楼一幢、东北侧平房一间，大门朝西，四周砌有高大围墙，后花园内保留有观景平台、荷花池。

这里是徐桴在家乡主要的居住场所之一，是北仑区民国时期中西合璧建筑的典型代表，也是研究民国史的重要实物资料。

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园子，石板铺就的明堂洁净无尘，周围植有花木修竹，又有巨石嶙峋。沿着卵石铺就的甬道，经过一个精美的亭子，就来到正屋。正屋前墙上有一块铜牌，写着“北仑博物馆东岙分馆”，可见，这里已是北仑博物馆的一个分馆。

一楼有“徐桴旧居会议室场景复原”等陈列，走上楼去，则是“中国近代金融票证展”。票证展的“序言”如是写道：“近代中国，政权更迭，西方入侵，战事不断且社会动荡。随着西方资本主义不断渗透，钱庄等传统金融机构向近代银行业等新兴行业过渡，以银行为主的各类金融体系逐步建立。近代金融票证，包括股票、债券、庄票、税票等，是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遗存，是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和生活变化的实物索引。它们留存至今，已脱离了其本身的图案符号，为略显苍白的近代社会涂上一抹亮色，也超越了原有的金融功能，成为我们追忆近代经济风云、透视人间沧桑的历史见证。”

看来，塔峙圃如今有两个功能，一为“徐桴旧居”，它是旧时建筑的遗存，也是对乡人的一个纪念；另一为“票证博物馆”，展示了近代中国的金融文化，而这又与房子原主人徐桴的生平经历密切相关。把这两个功能融为一体，显然颇为合理。

老师背上的那朵花

怀人

张晓红

小时候，到了该上学的年龄了，我由于身体原因，暂时还不能和小伙伴一起去上学读书。我常常伤心地哭泣。

早上，我坐在村口河边的大柳树下，看着小梅、阿萍她们背着书包蹦蹦跳跳地去上学；傍晚，又去迎接她们有说有笑地放学归来。

到了第二年暑假将要结束之时，小伙伴们陪同一位年轻的女老师来了我家。女老师圆圆的苹果脸，亮亮的大眼睛闪着笑盈盈的光。她说自己姓孙，刚执教一年级，知道了我的情况和我想上学读书的愿望，就先来家访摸底，要我马上报名，就读她的班级，以后，她会和另外几位年轻的女老师一起背我上学放学的。

妈妈见她自己还只是一个文静秀气的女孩子，不好意思让她背我，就婉言谢绝了。孙老师坚持说，没关系，她是农家出身，干过农活，能有力气背得动我的，再说另外几位年轻的老师也会一起参与进来。说得妈妈感动地点着头，同意了。

我也能上学读书啦——我激动极了，高兴得每天掰着手指数，数着开学的日子。

9月1日一大早，天刚蒙蒙亮，我穿上新衣，由妈妈和小姨妈一起扶着，来到了学校。孙老师颇感意外地在校门口遇见了我们，原来，她已准备出发到我家来背我。随后，她把我们引到了我要就读的课堂。妈妈噙着眼泪，又托付了孙老师。孙老师说：阿姨请放心，我会尽力照顾好你女儿的。你家离学校不远，以后每天我会和另一位老师一起陪着她上学放学的……妈妈感动地点着头，又一次叮嘱我要用心读书：听老师的话，中午饭她会

送来，我不去家里。

坐在明亮的教室里，听着老师清脆婉转的讲课声，还有同学们的响亮读书声，我喜悦至极。我刻苦努力，学习成绩相当出色。每天上学放学时，有时是孙老师扶着我走，可能见我走不快，更多时候由她来背着我。我感到很幸福。孙老师身上有一股淡淡的花的香味，我多么想孙老师能多背我一些时候。

天气渐凉，要穿毛衣了，孙老师背我时，通常会把我外衣脱了，只穿一件白色的布衬衣。当她背上我，没过多久，我感觉她的后背会热起来。那天，她把我背到家，放下后，发现她红通通的圆脸上挂满晶莹的汗珠。而白布衬衣的后背，因为被汗水浸透，若隐若现洒出来一个图案。我仔细一看：真像一朵淡红的花，是月季花、山茶花，还是玫瑰花？我叫妈妈来看。妈妈一下子眼泪盈眶，说：你看，孙老师背着你，有多吃力，有多累！汗水都湿透了……

几年以后，我稍为懂事了，才深有体会：孙老师一个文静温柔的女孩，要把胖乎乎的我背在身上，行走在乡间的小路、田埂上，有多艰难和吃力，尤其是雨天路滑的时候。但她总是认为自己的力气比其他几位老师大，找更多的机会来背我。

在学校里，她也一样细心地关心我照顾我。我要上厕所，她会亲自扶我去；学校组织看电影，她也一定要带着我一起去。就这样，她一直陪伴着我，读完了一二年级时，我去上海大医院获得医治，我的双脚终于能着地自行走了。漫漫人生路，更兼风和雨。我深深怀念着这位曾背着我读书的年轻美丽的孙老师，其实，当时她自己还是个刚从普师出来的年轻女孩。几十年过去了，老师背上的汗水洒出的那朵花，在记忆里一直清晰可见。

师恩难忘，铭记终生。

四明山上烤芋艿

回味

唐春地

早上与母亲视频，她给我看锅里的烤芋艿，我的味蕾瞬间被唤醒，思绪也被带回到了故乡。在故乡四明山一带，我们把土豆称为“芋艿”，而毛茸茸的芋头则被称为“大芋艿”。烤芋艿是我娘家那一带的特色小吃，症夏没胃口时，吃上几个烤芋艿，便食欲大开了。

在那个食物匮乏的年代，土豆是我们村的主要粮食。因其种植周期短、产量高、储存时间长，且营养丰富，受到村民们的青睐。一到土豆收获季，整个村庄就沸腾起来了。男人们挥舞着锄头，一锹一锹地挖着土豆，女人和孩子则则把土豆一个个装进箩筐。挑回家后堆放在屋里的阴凉处，并按大小分拣：个头大的炒着吃，中等的烤着吃，小的喂猪吃。预留土豆种子也是关键，父亲说若老鼠屎拉在土豆上，很容易造成腐烂，所以一篮篮土豆种子都悬挂在梁下，等来年春天发芽了再播种。

土豆收回家后，几乎天天变着花样做。煮熟了用酱油猪油拌着吃，切成滚刀块与排骨炖着吃，切片与洋葱炒着吃，连皮放在灶膛里焖着吃……然而，在众多做法中，烤土豆是一绝。这种做法看似简单实则非常考验主妇的厨艺，盐分的比例，火候的掌控，炖煮的时间，均是影响口感的重要因素。

我们村的做法是将土豆放在铁锅里，用柴灶熬煮两三个小时，然后掀开锅盖，将多余的水分收干，直到土豆皱巴巴、表皮结出一层白乎乎的盐巴为止。在烧烤的过程中，一股香喷喷的味道在空中飘散，让人垂涎三尺。如果你恰巧路过烤土豆的邻居家门前，他们一定会热情地邀请你：“来，到我家吃烤芋艿。”有些人胃口好，能吃上一大碗，因此村民常常以“芋艿佬”这个称谓表达对土豆的喜悦。

盛夏傍晚，母亲常常烤好一大锅土豆，待父亲劳作归来。软软的一家围坐在一起，吃着松松软软的土豆，聆听着田野里的蛙鸣，闻着燃烧艾草叶的清香，别



四明山烤芋艿名色在外。（顾玮 摄）

提有多惬意了。后来，看到梵高笔下《吃马铃薯的人》，就想起我的父亲母亲叔叔婶婶吃土豆的情景，虽然穿的是粗麻布衣，吃的是粗茶淡饭，日子清贫，但也过得有滋有味……

我在自家也曾尝试着用高压锅或空气炸锅烤土豆，但终究做不出母亲的味道来。

自从2006年四明山被评为3A级旅游景区以来，上山的游客络绎不绝，有些本地妇女就做起烤芋艿的生意。有一次回老家，途经羊额岭观景台，遂停车买了几个解馋。

摊主老奶奶笑着问我：“好吃吧？”我说：“好吃。”

“再买一点带走，能放好几天。”她以为我一口气吃那么多，一定是之前没吃过，向我兜售并介绍着四明山烤芋艿的美味。她哪里知道，我就是吃着烤芋艿长大的本地人，而且会儿到了家，还得敞开肚子吃呢。

记得2018年单位组织去斯里兰卡旅游，他们的糙米饭实在难以下咽，幸亏餐厅顿顿有土豆才得以填饱肚子。到欧洲考察景观项目，在一家餐厅里，品尝到了不一样的烤土豆，他们的做法是用锡箔纸把土豆包好，放到烤箱中烤制。烤熟之后宛如一只只“金蛋”，吃的时候用刀轻轻切开，抹上黄油或奶酪，土豆香和奶香融合在一起，别有一番风味。

时光荏苒，那普普通通的烤土豆，不仅是一种食物，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无论过去多少年，无论身在何处，它始终穿越时间和空间，连接着过去与现在。

1936年，一场送书活动成了小镇年度新闻TOP1

道考古

崔海波

印象中地方志里的“大事记”多是干巴巴的，用最简练的语言概括最重要的事情。最近翻阅《章水镇志》，发现1936年只有一件大事：县立图书馆图书巡回车送书至樟村。

短短一句话15个字，给人的想象空间太大了。地方志的“大事记”里出现最多的是天灾人祸，比如干旱、瘟疫、火灾、发大水等，这些都关系到百姓的生死存亡，当然是大事。而一场规模不会很大的送书活动居然能成大事，且是这一年里唯一的大事被记入地方志，初看觉得有点奇怪，再一想，恰好说明这一年是风调雨顺的好年景，没有“大事”就是平安啊。自古以来，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理解是“老

婆孩子热炕头”，吃饱穿暖是很多人一辈子孜孜以求的目标，只有在温饱无虞的前提下，才会对精神食粮产生念想，那是更高一级的追求了。

鄞县县立图书馆是宁波图书馆的前身，创建近百年来，馆址多次变迁，1936年的馆址位于府侧街，大概就是现在的中山公园边上。从老照片上看，这是一幢西洋建筑，两层楼，蛮气派的，藏书量4万多册。

图书馆送书下乡，这巡回车是怎样的车呢？不可能是汽车吧，1936年樟村还未通公路，连手拉车都进不去。17年后的1953年，“晓鄞手拉车道开工建设，至1955年建成”。至于汽车路那就更晚了，1957年“鄞江至蜜岩公路建成通车”，当然也是那一年的大事，记在镇志里。

市中心的这一缕书香到底是怎么飘进四明山区的呢？我特意咨询

了图书馆的朋友。她回复说，当时的鄞县县立图书馆在郊区备有车辆，一般以自行车、人力车、马车为主，定期巡回送书。哦，怪我思维太单一，只把车定义为有四个轮子的，两个轮、三个轮的人力车、畜力车也是车啊。只是这样送书太艰苦了，从平原地区进入章水镇需要翻山越岭，山路崎岖且狭窄，三轮车和马车不一定过得去，只能是自行车了。遇到上坡和下坡，估计不是人骑车而是车骑人了。

当然也可能是走水路，把书和车子放到竹排上，溯流而上也能抵达。这样的话，得先用防水布把书包好，免得被水打湿。也不容易。不管怎样，书是送到了。只是用这些交通工具送书，数量多不到哪里去。但是对于文盲占多数的山区小镇来说，无疑是一件文化盛事。我想象不出当巡回车到达章水镇时，是怎样热闹喜庆的景象。

9年以后的1945年，“大事

记”里记录了6件大事，其中一件也跟图书有关：“7月，浙东韬奋书店在樟村设鄞西分部，同年9月随浙东游击纵队北撤。”哦！一家只存续了两个月的书店。

浙东韬奋书店是一家什么样的书店？它的本部在哪里？我上网查了一下，得知这是一家红色书店，最早开办在余姚，主要工作是“翻印、出版毛泽东著作和各解放区的书刊、军事地图等，传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抗日政策等”。

浙东韬奋书店鄞西分部虽然只开了两个月，但意义非凡，它在这里播下了红色的种子。书店北撤以后，红色书籍的发行传播工作并未停止。事实上，早在书店开设之前，这项工作已经在悄悄进行了，1944年在樟村老街英勇就义的女英雄李敏，就是一边当老师一边发行图书，开展抗日宣传工作的。